



伐木声声

傅 仇





竹 矛

严 阵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四 年 · 上 海

装帧、插图：溪水

伐木声声

书号 1809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8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插页 1

196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 00001—30000册 (精) 0001—1200册

定价(4) 0.48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集前贅語

魏 巍

在我們青年詩人的战列中，傅仇同志也是有成績的一个。

作家出版社要我为他的选集写几句话。建国以来，我自己写詩很少，钻研很差，对傅仇同志又不熟悉，要讲得中肯就难了。但是，对于詩歌战线上出击获胜的战友們，我理应寄以欢呼和祝賀。

在祖国大建設的事业中，林业和森林工业，无疑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是关系到祖国整个前进步伐的战线，同时也是一条极为艰苦的战线。在这里，我們无数的兄弟們，祖国优秀的儿女們，他們为祖国的建設事业，付出了辛勤的沉重的劳动。他們远离城乡，居住在野兽出没、蚊蚋成群的荒山野岭，一年四时工作在风霜雨雪之中。这“伐木声声”，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它是詩人对伐木者的贊歌，也是伐木者对祖国的忠貞的贊歌。这贊歌，随着岷江与大渡河的流水，从布满紅軍足迹的地方涌到了我們的耳边。我願这伐木声，借助詩人的歌喉传递得更远，让它传

送到一切为祖国工作的人们的心中，激励我们各条战线的前进。

让我向光荣而劳苦的伐木者、育林者致以由衷的敬意。

让我也向同他们在一起的诗人致以由衷的敬意。

读完这部选集，我的初步印象，作者仿佛是一个写生画家，而且是一个喜欢以柔和、明丽的线条勾勒生活的彩墨画家。我仿佛看见他背负着诗囊，富有情致地行进在林海中，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优美的画幅。

他不仅使我们看到森林里的云朵，露珠，花翅膀的雀鸟和蓝色的细雨，也使我们看到草叶上红军战士当年的血迹；他不仅使我们感到幼树的生长和森林的呼吸，也使我们看到伐木者的树皮屋，挑着布招的野店，和高高的、搭在鸟窝旁边的眺望台。最重要的，作者还让我们看见了战斗在这条战线上的辛勤的人们。这里有“背上飞驰着风雨、雪花”的伐木者，有“满腔爱情送绿树，深深藏林海”的老局长，有“浪花飞在头上，水珠溅上花衣”的少女，有给幼树剪制冬衣而自己“却站在雪地里”的育苗人。

作者有力地描绘了伐木者的形象：

背上飞驰着
风雨、雪花；

面前奔跑着
云豹、野馬；
双手采伐着
赤樺、云杉；
胸中豎立着
巍峨的大厦。

——《伐木者的画像》

一个坚强有力的伐木工人的形象，在我們的面前树立起来了。（附带說到：原詩还可以再精炼些，其实，只留上面所引一段，再加上：“問他何处是家乡？从林海直到天涯。”似乎也就可以了。）

作者热情地歌頌了他們的革命风格：

林中安家，
云里落戶。
百叶窗，
树皮屋。

.....

林中树木千万株，
不采一棵做梁柱。

.....

千万別担心，
工棚木板屋；

风雨无害，
阳光充足；
伐木者，
人人是梁柱！

——《伐木者之家》

这种革命风格，是多末感人！而作者对它的歌颂，也是何等有力！由于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事物充满了感情，在《一代新林》这精采的篇章里，可以看到，作者把人和树都写活了。

作者歌颂的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老伐木工人，正提着水壶来浇灌幼树：

他从林海里采来的幼苗，
他亲手选择的最好的树木，
一齐拥在他的膝下，
像子孙围着慈祥的祖父。

老人刚刚弯下腰来，
幼苗嚷嚷争先告诉：
我叫云杉！我叫铁松！
我叫赤桦！我叫杨树！

这是一段多末活泼有趣的描写呀！这时候，“慈祥的

祖父”微笑地囑咐他的“子孙”們，要他們經得起风吹雨打，长成攀天大树，以便明天参加伟大的建筑；而“子孙”們呢，却“仰起天真的臉龐”，要他們的“老爷爷”休息，不要再為他們操心。可是，老人不听这一套：

老人抬起身来，
指着捧托白云的杉树：
云杉百岁成为栋梁，
森林里沒有退休的树木。

好一个“森林里沒有退休的树木”！这真是充滿革命精神的令人振奋的警句。这里就把一个老伐木工人的崇高的精神状态作了真实的表現。而且，意味深长的是，这篇詩作，还是象征着我們新老两代革命者的一幅画图。

当然，作者的思想感情，是会有发展过程的。由于对作者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只能就作品本身作出一些不甚可靠的判断。我似乎觉得，在作者前一时期的某一些詩作中，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思想內容，虽然也写得很美，并且有些詩句写得很自然；但讀起来，却总使人觉得有点儿輕飄飄的。作者的情趣，似乎傾注在自然之美方面較多，而对于大森林的真正的主人——林場工人，对于他們的灵魂之美，却挖掘、表現得不够。因此，也就显得恬靜的牧歌风味的东西多了一些，反映伐木工人英勇斗争的风俗画少了一些。可以考虑，作者的主观世界，同充滿火热

斗争的客观世界之间，作者与工人之间，是否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而自作者“再进林场”之后：“亲亲树，满身香；摇摇树，挺健壮。……一颗心儿放下了，母树年高都健康。”显然，感情更深也更扎实了，对于这条战线上的英勇、勤劳的主人公们，也就反映得更有力了。像《一代新林》，《育苗人》，《伐木者之家》，《伐木者的画像》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佳作。

当然，也不是说，这后一时期，思想感情上的进展就够了，同工人群众的结合就够了，作者也不会有这种认识。例如，《再见！森林的故乡》，这无疑是一篇热情洋溢的作品，也是作者直抒胸臆的自白。依据作者介绍：当岷江与大渡河洪波滚滚，木材盖满大江的时候，山鸣谷应，好像是大树向林海辞行。作者为这壮丽的场面所激动，放声唱道：

八月的热风，
吹化雪山千层浪；
八月的林海，
送儿送女喜洋洋。
飞泉如马铃，
千山万谷响当当；
波浪如马鞍，
载着木材游大江。

写得真是气象雄闊。作者借木材之口，慷慨言志：

我也許，
去做一張犁、耙；
我也要在大地
翻起云彩一樣的波浪！
我也許，
去做板車的木輪；
我踏着公社的大路，
也要像林鷹一樣飛翔！
我也許，
去做一扇門窗；
我站在公社的門口，
也要像雲崖石壁一樣！
我也許，
去做一棵柱梁；
我和社員並肩作伴，
就像在森林裡一樣！

一種為人民服務、為祖國獻身的熱忱寫得是多麼充沛呵！

可是，這篇本來寫得很好的詩，却在第二部分存在着
一個值得商討的問題。作者通過木材之口，把“生我，養
我，鍛煉我的”，“教我幻想，教我歌唱的”，“給我智慧，給

我灵感的”，“带我游翔蓝天、碧海”的，都归之于自然，归之于森林、林峰、云彩、雪浪和百鳥的翅膀！这就不免使人发生疑問：假若指的是林木本身，它怎么可能会忘記那些用自己的粗手把它送入激流的人們？假若指的是作者自身，他又将怎样理解这一切呢？

沒有真理的阳光和雨露，我們的生命之树，就会黯然无光；更別說幻想和歌唱，智慧和灵感了。

这使我再一次想起毛主席的“又紅又专”的教导。“又紅又专”，同样是詩歌战綫上的指路明灯。专无止境，紅也无止境。我們要以紅帶专，做到紅上加紅，专而又专。作者在同詩里提出：“我走了，不是去旅行作客；我要到公社安家落戶”，“我的根还是扎在泥土里”。提得非常之好。讓我們在同群众結合的道路上，进一步解决又紅又专的問題。讓我們对党，对无产阶级，对人民的热爱更加执着和深沉！

在詩选的《琵琶行》一輯里，也有許多好詩。我最喜欢的有《眼珠》、《琵琶行》、《新乐府》、《牦牛驮着嬰兒》、《金鷓鴣》等。尤其《金鷓鴣》一首，情緒与音乐性达到很高的結合，給人以強烈的感受。《赶牛姑娘的歌》和《阿斯滿》两首，也写得很有情致，并且在写法上看来是从少数民族的民歌里吸取了营养，讀来非常諧和。但是《赶牛姑娘的歌》这一首，在結尾处提到：“請不要忘記，赶牦牛的姑娘呵！”假若是作者的話，那就沒有問題；假若是姑娘自己的

話，是否就有損于姑娘的形象了。《阿斯滿》一首，写了藏族人民的工业化的願望。这几个藏族姑娘，写得是多末可爱呵！但是，我想对这几位姑娘說：你們不論是开飞机也罷，开火車也罷，进工厂也罷，我都希望你们們不要离开自己的故乡，因为你們的故乡，就是你們“理想的地方”。

至于詩歌形式，可以看到作者也像其他詩人一样，正在作多方面的試探。作者采取的，有比較接近口語的自由体，接近古典詩歌的格律体，也有接近少数民族民歌的民歌体。在实践中，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至于究竟采用哪种形式为好，还是由作者在实践中去解决吧。但是，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我觉得，都要更加接近活的語言。語言愈是新鮮活泼，才愈有生命力。詩的語言，只能比活的語言更好，而不能比活的語言更次。有时候，我們从自己也从別人的詩里看到，那种被一定形式歪曲而变形了的語言，讀起来还不如流暢的散文来得优美，怎么能够是我們理想的詩的語言呢？

作者在这方面是有成功經驗的。例如《三月羊鼓》：

三月放羊錢，
三月打羊鼓，
三月呵，三月呵，
穷人悲，羊羔哭！
地主宰羊羔，吃羊肉，
地主剥羊皮，綳羊鼓！

.....

宰的，吃的，敲打的，
是温馴的羊羔！
宰的，吃的，敲打的，
是穷人的皮肉！

可以感到，不但詩句的音乐性很强，而且很接近活的語言，听来十分自然。也有一些詩，在运用語言上是不很成功的。例如《酒的故事》中有一节：

老人头发雪白，神采动人，
他是紅軍时代的农会委員。
將軍曾經在这里战斗过，
十几年前結識了这位老人。

詞句明白，沒有毛病；但是讀起来，总觉得更接近散文，而且不一定会比散文更好。紧接这一节，下面还有两句：“老人怀抱一罈陈年窖酒，他左臂一伸紧抱將軍肘。”这个“將軍肘”，听起来就有一点儿生硬。另有一篇《盆景》，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充满灵气的苔絲，是迭迭翠林”，这个“迭迭翠林”距离活的語言就比較远了。下面还有两句：“局长、場长每逢开会，盆景总是盯住大家的眼睛”，为什么不說“大家总是爱望望盆景”，而要反过来說呢？这样說有什么美呢？从活的語言中提炼詩的語言，

尽可能自然一些，就像作者的成功之作那样，恐怕是更正确的方法。

話就說到这里。不准确的地方，还希望作者原諒。讓我們同心协力地为詩歌战綫的革命化而斗争！为詩歌的革命化与民族化、大众化的完美結合而斗争！詩歌永远是我們的革命武器，不論在哪一代詩人的手中，都应该让它更銳利，更明亮！

1964年7月1日—5日

目 次

集前贅語.....	魏 巍 1
-----------	-------

伐木声声

早晨,好大的雾呵	3
晴朗的早晨.....	5
告别林场.....	7
藏族青年伐木去了.....	10
酒歌.....	15
赤桦信.....	17
花翅膀雀鸟.....	20
蓝色的细雨.....	22
夜景.....	25
森林的电灯.....	28
草叶.....	29
森林之曲.....	30
崖上标语.....	33
给种树人.....	35

桃花水	37
护林馬队	39
野店	41
伐木者的住宅	43
再进森林	45
再进林場	48
一代新林	52
林鷹	54
伐木者的酒杯	57
冬天植樹歌	59
云崖上有位少女	61
育苗人	64
神奇的鐮子	66
雪地集材	68
伐木者之家	70
蜜蜂	72
老局长	74
駿馬踏雪行	76
温泉	78
林海望星河	80
伐木者的画像	82
盆景	84
再見!森林的故乡	86

琵琶行

酒的故事.....	93
三月羊鼓.....	96
眼珠.....	99
琵琶行.....	101
新乐府.....	104
請你給我一朵花.....	106
牦牛馱着嬰兒.....	109
趕牛姑娘的歌.....	111
小鳥,飛來吧.....	115
金鷓鴣.....	117
阿斯滿.....	119
築路英雄.....	130
氣象台.....	131
泥土在燃燒.....	132
雪梨.....	135
星星的峽谷.....	137
鐵地.....	139
墨爾瑪的姑娘.....	141